

1459

方舟集

四



謄錄監生臣董誠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九

論

釋老論

宋 李石 撰

天下之人可與為善也久矣聞釋氏之寂滅老氏之清  
淨則慕之蓋將誘天下之人而納之於善雖聖人不能  
破也且以中國聖人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三綱五  
常可以修身可以治人粲然人倫具矣二氏者本物外



為己之學初絕意於世然不即人而人即之何也人性之樂於為善二氏者適以為聖人之助甚多凡趨福而避禍惜生而惡死人情之所同其徒因此求售曰我可以致福我可以得生凡有求者無不獲於是始抗衡吾道有從之而熾其說者紛紛多吾儒矣佛氏者起於秦漢之金狄而其書肇於張騫傅毅蔡愔譯梵音以為華言其書則中國之書其真妄有無不辨也老氏者起於黃帝孔子猶及問禮其文五千言孔子未嘗及之至秦

漢之君其徒得以簧鼓天下二氏之教因以流傳誠使中國倣其教以立治寂寞而自樂清淨而無為無亂兵以擾其耕稼無煩刑以濫其誅戮驅天下之民而納之於善雖堯舜文武周公孔子復生無以易此說也何至與之相矛盾而乍興乍廢乎悲夫

或曰佛生於魯莊公之世昔人謂常星不見夜明是也老子孔子相先後以生皆周之末年三聖人者幾若並生間世一何盛也曰斯三教相抗也歟誠使三聖人易

地而出必不默默忘言皆能倡教為百世師也孔子六  
經祖述憲章皆大中至正之道純帝而帝純王而王亘  
天地窮古今萬物共由出入之塗也老氏為周藏室史  
與彭錢相望史官也雖孔子知有其人列子莊子相與  
羽翼其說其流為虛無者非老氏本心也若乃佛氏左  
衽祝髮其棄五常廢人倫非與世大戾乎而舉世安之  
其徒今皆吾民則奈何文中子曰佛西方聖人亦以書  
為信也大抵窮理盡性使學者入道與周易頗合誠能

去其不合而用其合則教通矣

孔子以六經述堯舜文武周公之道以輔成中國之治  
其曰攻異端者恐其害治也漢唐諸子以六經所出尊  
孔子之教併取二氏者排斥之韓愈是也其曰今之言  
性者雜佛老而言之也二氏者導人以惡為性乎將以  
空寂虛無為雜也又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若其  
絕滅禮樂槌提仁義吾無取焉嗚呼墨翟尚同兼愛而  
愈取之佛不尚同乎佛不兼愛乎徇偏曲之私而忘其

公持瑕疵之小而廢其大取墨去佛則愈於論性亦偏矣祠廟象設黃帝周公孔子以來有之不獨釋老寺觀也佛氏有祠起於鴻臚寺以待四夷賓客其流為白馬寺像則銅狄之遺也老氏有祠起於周穆王化人之宮成於蓬萊三山金玉之闕至唐以李氏所祖為玄元皇帝廟曰太極曰洪禧散之郡國各以其徒實之曰道士曰僧祇其教因以大振於世非特丹青金碧之美而又取山川嶽瀆勝處以敞其居唯人主之好惡去取不

常至於風雨不動俎豆以時獨吾夫子之祠視二氏  
有間矣按唐六典道士觀總一千六百八十其號曰法  
師威儀師律師鍊師居之僧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其  
號曰禪師法師律師居之僧道男女以別以有行業充  
住持主其事官給五戒祠牒有違教者官糾之以法方  
外離俗斷愛名出家至麗之於法其於二聖人可羞乎  
或問佛以寂滅老以清淨為治氣養心之術以之修身  
則有餘矣其曰息門桑門息為胎息之息桑沙則息之

訛音本佛氏出也曰神人曰至人曰異人其流為神仙  
轉丹煉氣按摩導引老氏出也渾之以鬼神行之以福  
業老氏本以靈寶十齋為度世曰三十三天二十八天  
三清上境三十六宮無極至尊不可思議果何說乎佛  
氏以六波羅蜜為戒定三千大千世界一十八天八萬  
四千由旬無有是處果何說乎凡此二氏欲用其教去  
其空虛詭幻無益於身而有害於教者可也

朋黨論上



朋黨立論嘗起於小人而無預於君子何也君子者無  
心之心小人則有心之心也無心之心則於是非利害  
勝不勝無較焉小人則有心之心一切反是睚眦於錙  
銖頡頏於毫髮力以取勝勝以求鬪鬪不得其敵則如  
狂獠如蝮蛇不得一肆其毒則必啣土木噬草棘以發  
其怒乃已此有心之心也故鬪不已則勝常在小人不  
勝常在君子此小人之指君子而為說出於有心之心  
也君子端不以是疑小人以幸一勝處以無心之心也

在易渙之為卦渙散也君子不立黨以處小人而主於散也馬則乘之逃其黨於方來也机則据之拒其黨於適中也躬則安之求免其身以無悔也至於六四則曰渙其羣渙有丘匪夷所思何也不得已君子與小人並位內不招權外不幸名居高明之地綽綽然於是非利害無所決擇不以小人為險陷而疑之處之以無心而已由是以知朋黨之論嘗起於小人以陷君子也向使君子亦以是指小人是敵也世之君子少而小人多鬪

心一萌則讎君子者多而小人嘗勝君子嘗不勝是以  
勝不勝為分別也善乎箕子之言曰惟辟作福惟辟作  
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此威福之大柄不  
可一日假之臣下然則為小人竊弄所以兆成朋黨之  
禍誠使人主執其大柄於上以分別是非利害雖陰陽  
不得用其變矧小人乎夫如是則防萌杜漸漢唐之禍  
可不作矣

朋黨論下

以治生亂兆於無形以成有形者朋黨之論也方其治也豈自意其必亂也哉其所謂無形者君子小人之不辨也君子指小人為黨小人亦指君子為黨其始也好惡是非之名異朋起而附和之日寢月淫因無形以兆有形而天下受其患而命之曰朋黨者好惡無別而非得以相雜揉於無形之中此治之所以生亂也逮其既亂也天下後世有公議者出焉曰此君子此小人君子無黨小人指君子為黨則亦已晚矣方其隱於無形

也離婁不能以目視師曠不能以耳聽而孟賁不能以力奪唯人主能操威福大柄而公其君子小人之辨以明是非之塗如堯舜禹湯文武之代則未始有朋黨立名者威福大柄獨攬之於上耳馬與鹿有形之物至易辨耳趙高乃指鹿為馬取其疑似者以為之形以收秦人之權而用之御史不敢訶諫官不敢議者其兆在於以橫議殺處士杜塞能言者之口以至是也漢之田蚡竇嬰各用其黨有首鼠兩禿翁而不敢正言其誰君子

誰小人者此秦餘習氣漢黨之萌蘖也弘恭石顯殺蕭望之劉向力言以為君子必無黨而漢黨根株矣杜喬李固引頸就戮至使人甘心慕之蹈死以取名何也黨名既出命之曰李杜之黨為黨錮傳漢黨成林矣且自其治以生亂自其無形以兆於有形萌蘖之根株以迄成林尋斧之不及天下皆得以藉口正名曰朋黨之論自漢始至唐世之一治一亂而朋黨輒先之以黨出多門也女德容其姦嬖幸誘其勢宦官怙其威姦則小人

以汚君子勢則小人以脅君子君子袖手無術然後流  
竄誅戮隨之如曰牛僧孺李宗閔之黨唐人凡幾牛李  
耶張九齡曰小者苟得一變而為阿私大者分義再變  
而為朋黨又文帝曰去河北賊易去此朋黨難夫以黨  
比之賊更有甚者難易之別也嗚呼漢以朋黨兆成莽  
卓之禍唐以朋黨兆成藩鎮之禍皆以治生亂自其無  
形以兆於有形者然則朋黨之論大矣如之何其去之  
竊以兩漢唐終其說可使如漢不可使如唐何也漢之



正論勝唐之正論不勝二者又從而溷溷焉勝之君子恃之以無恐不勝小人恃之以無恐則歸之曰天待其天定者然後為之謀不然雖上之人亦無如之何

### 時才論

天有逆順人有去就逆則去之順則就之豈能以人勝天也哉亦因其時而已時者天之機也君子探其機而用之以為是非利害之擇以明禍福榮辱之由因其機而審其時足矣小人則反是也就逆以為順去順以就

逆拂天以求人盖有幸而得之於其始者故其類靡然  
下風而從之其終也率至於敗績覆壓卒為天下後世  
笑唾之不免者拂天機以求勝而自謂彼時此時之不  
同也然則付之於自然之數各因類以持世足矣傳曰  
否泰反其類也且泰未必皆君子盖常在君子而變在  
小人否未必皆小人盖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彙征吉  
亨彙貞吉亨曰征曰貞此自然不可執不可易之數也  
且世豈有常君子常小人也哉各以其勢論之則彼一

時此一時人才判然矣堯舜在上十六相與四凶並處  
文武在上十亂與二叔接迹此常在君子而變在小人  
也商紂在上箕子比干與飛廉惡來共事漢成在上蕭  
望之劉向與弘恭石顯同朝此常在小人而變在君子  
也譬夫天之寒暑二氣之運自然之理也當寒不可使  
起蟄當暑不可使造冰世之所謂時才者蓋亦隨時之  
去來也孔子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不識則謂行藏何  
事而獨許顏子共之而自曾閔以下不得預何也蓋諸

弟子之從吾夫子也或仕或否不繫用捨非所以為行藏也若夫子與顏淵我爾一間不能以寸有道以處此其變者此道也其不變者亦此道也又非時彼此所可繫也孟子亦曰行天下之大道又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既曰不得志不知大道何如其獨行也此聖賢一轍初不繫時之用捨也若夫所謂時才者時方尚武彼則高談將畧時方貴吏彼則鈎考簿書時方言利彼則力權儲積時方論文彼則專事章句時方任法

彼則刻意庶獄凡吾道之所謂無偏無黨立為皇極合衆人所長而用之彼隨時變化以幸得富貴君子少而小人多否泰之往來所以治少而亂多也

崔浩高允論

君子之於天下事也欲求其通故學欲其博事通而學博則必揜衆取名名之所歸責之所生一身有所未安况欲以此謀天下之事乎所謂通者於文武則曰兼資於儒墨則曰並用於三才則曰無不知於六藝則曰無

不習求欲揜衆人而直出其表者好名之累也殊不知  
昔之君子有其善而不居故能兼衆人之善棄其智而  
弗用故能合衆人之智其於名也退然不敢專美卒之  
天下以名歸之方且泛然受悠然辭若有不得已居此  
名者斯其所以安其身推其身之餘以及天下事則亦  
綽綽無難矣崔浩高允二臣者魏之起燕代而伯中國  
二臣力居多事通而學博猶一體之人也崔浩不免殺  
身高允獨能自全者史氏於浩傳不甚著其事於高允

傳明浩之所以死者加詳愚請合而論之談兵則有敗  
衄之禍為史則有漏洩之禍占天則有窺測之禍有一  
於是足以殺身况欲合三者以爭名於三事也欲其無  
不通於三者之學也欲其無不博而欲以是幸免於亂  
世之禍乎浩固自取允亦有幸免者魏起燕代用兵中  
國浩為謀主帷幄坐勝所至策勲而允亦參樂平王軍  
以西破楊難當此其知兵相似也浩以三公領國史允  
奉詔分掌其事浩雖專其職而允用力居多此其述史



相似也浩初以占天精於風角用以策敵而允以律厯為淺事以難浩說此其占天相似也夫合三說以相似然浩竟以此殺身而允獨幸免以令名始終者有由矣且二人以儒知兵浩之事魏三君課功居多允視浩為晚進適時少事得以雍容俎豆不由汗馬取名如占天星厯災異五行二人之學非獨相似人謂允過於浩也浩為三公允甫以著作起家同領國史所志太祖以下三朝多出允筆浩主其要而已竟以此受禍允獨特景

穆比護不死者人固有幸不幸哉大抵以多事為通以多學為博浩則抗之以滿又為邾標之徒所誤如刻國史於石以彰直筆如以五星聚東井不欲東伐又援漢元年十月之占以自亂與允反覆辯論允則雖明災異之學不肯對人言之又知浩之必不免預形於言此其獨保令名壽考以終者得非以其慮於取名者歟浩生平自比子房君臣相諛以為近似使其果有明哲保身之慮則有封留之足從赤松子隱去否則勇退急流不

以名揜衆其庶幾乎嗚呼士大夫之心術平昔處學問  
居富貴者了了於性理不可不自厚也浩不信佛不談  
老莊未礙也其妻佞佛浩取其書裂投溷中夫佛書者  
華言而梵學與中國書同文之一豈糞腐之可汚乎又  
以殘酷殺李順一事其報應亦昭昭矣允心術所感誠  
有異於浩者幼嘗為浮屠為塞上公詩有齊得喪忘物  
我浩然世外之意其行諸州獄務矜恤多所貸縱以廉  
平稱又挺身以明罪多於浩帝怒反免所坐僮吏數十

百家五族之誅此何止千人之活而已乎因觀史氏所載崔浩高允同罪異罰故合二人論之以為君子拏衆取名之戒

巧宦論

君子之仕也其進曰有道其退曰有命道在人則審己之道深淺大小以為仕之所得於世之軒輊不苟進也命在天則安於天之所以予我者厚薄不自執以為己之累曰斯天也我何預焉如是則君子之仕進退之分

決矣若夫小人之仕則反是以進為命而以退為道命則曰我當得之道則曰不合則去故為偽為佞為傾為險為幸為術皆巧於官者也飾虛誕以為真曰偽崇諛媚以為智曰佞掩衆人以取名曰傾啓禍害以自利曰險多端倪以有卜曰幸立機數以罔上曰術六者異名而同巧也得其一二者已足為名世小人矧兼六巧之全者其禍害可勝諱哉何謂偽飾其外而忘其內涉其華而無其實銜死鼠以為璞售蠟筆以為鞭鯨以象恭

欺堯少正卯以偽行欺魯此飾虛誕以為真也何謂佞  
順適逢君而自以為智乏骨鯁之操無忠亮之節祝鮀  
求容於衛而幸免禍害梁丘據取嬖於齊而無所可否  
此崇諛媚以為智也何謂傾陷人之尤以爭名於朝者  
美錦覆甕而欲人不知含沙射影而欲人不寤王導殺  
周伯仁以博金印褚淵賣袁粲以取富貴此掩衆人以  
取名也何謂險面狠而慢心凶而戾人知惡之而無以  
勝之人欲殺之而無以先之如蝮蛇之含毒鬼車之煽

怪盧杞姦詭而主不知王莽篡逆而主不寤此啓禍害  
以自利者也何謂幸其說之晦昧於中其氣之凌蔑於  
外如甘酒之適口如美色之悅目公孫弘多陳事端馮  
道之脫兔備位此多端倪以有卜也何謂術挾主以為  
市不顧主之利害而以身試術也小者亂一國大者亂  
天下操術之不仁也踊賈則利人之刑棺肆則祈人之  
疫皆凶術也蘇秦以術亂六國張儀復以其術而轅之  
於燕晁錯以術削七國袁盎用其術而戮之於漢此立



機數以罔上也嗟夫祿仕者名之所在君子小人之所  
同欲君子則有道以定命小人則巧以自致而唯六者  
之趨患得患失不顧利害是非營營求所以為干進之  
塗必有一於此者真天下之小人也孔子致嚴於懲小  
人者亦懍懍矣戰國游說大抵多六巧之志思有以大  
矯拂之曰先進於禮樂如用之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  
利害是非徇吾道死生以定天命而已其以史魚為直以  
蘧伯玉為君子又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者專以懲

小人之巧於仕也或曰有君子而猶不免於巧者是亦  
小人也巧於殺人以爭名當世豈直道君子哉孟子所  
謂枉尋直尺可也叔孫通以五百弟子自援不能蓋二  
生之愧董生以儒學名世不能掩殺主父偃之羞姚元  
崇不死武氏既為宰相偽疾以陷魏知古其巧尚何求  
故備論之以為小人之戒

蜀邊論

天地遠近之不可窮乎古今見聞之不可盡乎不可窮

而窮之以此之近而况彼之遠曰天地之限也不可盡而盡之以我之聞而接人之見曰古今之事也此四夷之殊宜制禦之異用也且以天地遠近既有一定之限一見之一聞之足矣而古今制禦之道有不可窮不可盡者以此之一隅反彼之三隅者猶是也故遠近復有遠近有不勝其聞不勝其見而欲窮之盡之四夷制禦之變舉積諸此也吾蜀之西南夷特以中國遠近見聞所及者自先王以來端以秦漢為兆亂之始浸淫乎唐

人則受亂矣蜀不可無則西南夷不可絕其拓土之得孰與受亂之失哉秦以司馬錯通蜀造意宏大長城備胡以及他方漢初困於匈奴武帝征大宛䟽勒番禺夜郎昆明臧貊則車馬踐蹂鋒鏑交橫於四夷矣中國示以可來之塗服以必爭之氣譬夫操杖而欲殺之彼能不反噬乎且武帝元鼎六年已開西南夷是歲改元又攻滇王求善馬元封六年越雋為姚州為益州皆夷越之地其國志所謂九能傳實祚者今則雲南六詔或離或

合矣且雲南與吐蕃以六城為距離合不常之國也越  
嵩去吐蕃不數山可使之離不可使之合則中國利害  
之決也唐開元以前雲南未嘗畔漢爰自鮮于仲通李  
宓貪求邊功以致生事蕃蠻合而讎我者五十六年不  
解閣羅鳳入寇成都是也大厯間雲南求再納款張延  
賞懲前患拒其請至韋臯則開戎州路而許其來且前  
日越嵩唐人封疆之內故臯得以拓土不已仰惟國家  
棄清谿關外地以遠之此閉玉門之時也如臯復開一路

其罅隙如開鼠穴不患其不來矣利其納款之物而啟  
其內侮之心禍可勝諱哉嗚呼任生事之人而欲其無  
事用貪功之人而欲其不貪天下豈有此理當上體藝  
祖所以棄地懷遠之意擇人而任之則蜀邊可久於無  
事矣

### 淮蜀論

言固有大小也大言之則為迂小言之則為踴量其時  
之安危事之是非而為言大小之制也厥今天下之勢

宜何如言之曰淮曰蜀云者是不得已而有言也譬夫考作大室俾子孫世居之葺之以蕃育生養其中悠久分裂破壞撐拄頽垣墮砌者大半則當量其家之力而為日補日葺以求復其初今天下之勢曰淮曰蜀云者是今日可合之勢也小言而不敢太踳大言而不敢太迂是亦不得已而為言也且誇誕而無當浮競而無極以苟悅上意而窺中主欲至使目語而心違之口順而腹非之樊噲願得兵五千橫行匈奴而季布欲斬之滅



宮願得騎五千以立功匈奴而光武笑之此二子者大言不切於用必有能知其說者賈誼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况以天下之勢論天下之兵得不量其言之小大而致其聽之不可乎摇摇中流以幸舟楫之得濟於風濤瀕湧之中嗟夫聽者之不審言者得以幸免今士大夫相習為大言久矣不可不折之以其事也所謂攻守者雖兵家預形然守淮守蜀二者可合而不可離亦不可偏舉此一定之論也且借三國之勢論之諸

葛孔明之入蜀也曰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難與爭鋒  
吳孫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荊州連吳會巴蜀用武之  
國益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如亮之言合吳  
蜀之勢今日淮蜀一定之論也至曰用荊州以出宛洛  
用蜀以窺秦川而霸業可成夫孔明之言豈不欲大其  
言曰中原可復三國可合乎乃蹈於一方而自守也善  
夫張華謂羊祜曰吳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越  
此守淮之說也然則天豈限絕南北乎我疆我土枕戈

不忘以形為守以心為攻守必以人戰必俟時不徒取人之空言而責其已試之事其成否必有不可掩者嗟夫人意即天意也若以泛泛之言而輕用天下付成敗於一擲不幾於輕舉而失所重哉吾故舉淮蜀可合而不可離以為東西輕舉之戒為守淮蜀之當務云

### 建康形勢論

愚謂天下要令有勢而後以道運之譬如善奕用棊不多而得勢已廣今日之建置他日之補就如絲貫繩聯

不見間隙可乘之處而後大勢定夫惟勢定故四方耳目趨於勢之所重以決其功之可立六朝以來其進取中原者不乏然而知進而不知所以為後顧之計如驅子弟以鬪之通衢不幸力竭反顧其家則遠而無所告訴殷浩陳慶之不足道也桓溫謝玄劉裕吳明徹皆有破竹之勢而不知所以委重故一朝渙散前功盡廢世嘗謂項羽既取關中乃退都彭城以成沐猴之譏愚謂項羽不失策特悟之太晚故後世得以成敗立論耳方

羽之既殺會稽假守也使之畧建立根本而後遣心腹  
渡江身據山東以觀中原之困徐起而乘之則伯業已  
成矣項羽剛躁欲速新得會稽客主未定乃驅人之子  
弟以渡江既得關中自覺其客寄之難乃復歸重於山  
東顧已無及矣凡今天下之勢所委重者何也長江之  
南建康為重頻年有望幸之意臨安駐驛已踰三十年  
兵民井邑卒未可動搖而應接江淮則疑於迂緩愚常  
觀太宗皇帝新一天下之心首以真宗皇帝判開封府

事非徒使之知民間利害而已也監國撫軍以緩養急  
聖謀深遠其孰敢議又惟宋元嘉中王玄謨以彭城要  
魚水陸請以皇子為刺史至魏佛狸聲言渡江而建康  
列戍至於亘七百里所使佛狸不敢輕進者臧質在盱  
眙武陵王駿在彭城也方今建康左控姑孰而右引京  
口古來守禦勝策如膠柱調瑟苟非其人言之何益恭  
惟修復陵寢自是天家大事親王既出閣願付之以建  
康留鑰之權內增帝室之重外繫民心之一徐觀晉宋

所以經營彭城之勢使其他日可以用山東而臨中原  
則廣陵淮陰以東可以列戍相望而制之於此矣凡天  
下之事圖之於目前者未若先定其勢之為不可勝也  
我有不可勝則彼欲求勝者所以成吾必勝之勢內法  
太宗之神謀近取彭城之制勝歸重建康其為先乎

以守養戰重方面論

愚聞之東晉有弱中之強故江淮分守禦之勢李唐有  
強中之弱故河朔養腹心之憂夫外視弱矣而守禦有



定論則未嘗不强外視强矣而制馭不自我則未嘗不弱夫知守而後可以謀戰苟惟守之無地則戰者雖百勝其能久乎東晉雖戰不足而守則固是以聰勒苻堅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李唐雖戰有餘而守則不力是以趙魏之地常鞠為盜賊之囿天下之勢其根本在守而其應在戰是知遠攻者必近守不可忽也劉宋元嘉七年到彥之等以舟師自淮入泗沂河西上礪礪滑臺虎牢金墉四鎮列兵分守魏主命悉衆北渡諸將莫不

稱慶而王仲德獨以為敵人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  
斂戍北歸必并力全聚若河水既合將復南來至十一月  
而四鎮復陷以檀道濟之威畧亦不過全軍而已此前  
事之鑒也往者北人之歸河南五路也或傳北人之謀  
謂要得入川不難將陝西棄下三五年南兵決來守之  
道路已熟一發決去必取川蜀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驕  
佯北以誘吾之進遺我以殘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吾  
兵勢約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吾不意我之

日所以失者猶元嘉也夫鞭雖長不及馬腹而強弓之末不能穿魯縞六朝之際河南之地隨得隨失蓋地既平曠敵通其內淮南隔其外而制勝之重或又遙決於大江之南藉使得河南之地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大軍稍遠士心便怯此宜可慮也愚謂今日悠久之慮要以守而待戰兩淮之地形勢不相為應者願倣六朝兼督之制以重臣分臨之多者不過數州使諸將有以分屯而聽其節制如慶厯各以分委

韓琦輩重其方面之權而申以春秋責帥之義無事則謀守有事則總之於府此所謂以守養戰而以弱養強也

分重地以委心腹論

愚聞之用意於悠久者視目前為輕而意外為重是故智者不以其所重易其所輕凡人之有所甚愛與夫有不欲者情也情用於所愛故目前之輕或享其逸情忽於所不欲故意外之重或廢於勞豈特人情之不自覺

亦私欲勝而不自知耳孫武斬宮人穰苴刺莊賈魏絳  
戮楊干此所謂激之使奮蓋善權輕重而深明勞逸者  
也夫居其輕且逸而不自憂此孫武穰苴之所不堪也  
方今天下輕重之權制之於上目前之所憂或不分任  
天下之重而意外之憂嘗以施之所不欲之人故任其  
重者或無激昂之意竊嘗羨慕於安逸愚嘗怪東晉其  
清談風流如溫嶠庾翼謝尚謝安父子其於廟朝未嘗  
無蕭然出塵之意至於臨戎制勝率先武夫而使之信

服溫嶠能制陶侃謝尚能撫姚萇庾翼能知桓溫謝玄能  
御牢之彼豈無所以素折其心哉六朝守禦要地如淮  
陰雍丘合肥鍾離歷陽雖外迫疆敵多以輕裘緩帶臨  
之而今顧盡以責踈遠之臣或遙隸於大府此於輕重  
勞逸或有可議也六朝之重地亦不常其重在鎮守或  
自江陵而移上明或自巴陵而移武昌惟因地制重耳  
今侍從而上豈無昔人溫庾王謝之望者特其功名未  
建耳愚願今日之重地分以委之許之各置親兵各假

以兼督之權以分邊方之憂數年之後必有卓然可觀者此其所以權輕重勞逸也凡今天下有所謂重且勞者臨事之急而後託於非腹心之人則彼不怨必惰矣用意於悠久則先託於吾之素愛而後可也

持戰守之勢使之定論

愚聞之明主所以制俗非制於俗也大臣所以持勢非持於勢也挾大有為之心而制於俗則無以其憂輔大有為之功而持於勢則無以立事凡天下之俗喜於安



靜之名而養成姑息之實則勢因以不振是故以治軍則弛以治民則惰以興化則玩彼必有流於俗而不自知者又相與持天下之勢以幸吾之不立此聖明所宜禁而大臣之所當治也天下無事用兵之問雖至於廟堂而未嘗徧動於有位者之聽故不習而聞者必駭不樂而用者必憂發言盈庭誰肯執其咎其稔積則有自矣夫制俗之道無大於無私而持勢之權莫審於無心蓋天下之所守者民也而與民為守者士大夫也喜怒不行則聽覽公毀譽不入則取舍定凡今

之說未能盡一士大夫之心則天下之耳目必有所惑而不信今之所以欲致於富彊者非必決之戰勝而後為富彊也望之隱然有不可測之威而即之隆然有不可犯之勢譬如富家大室壯子愛弟彊奴悍猾各當其處則雖開門延寇誰肯輕入其奧哉愚願制異同之俗而使之持戰守之勢而使之定天下之人苟有所見使之各盡然後養成可用之才以成不變之論則人心自得而天意自復此非所以保勝乎

合四勢以強天下論

愚聞之天下之大亦恃吾有勢而已民者所以保此勢也財者所以養此勢也兵者所以持此勢也將者所以用此勢也合四者而一之則在於上是知有勢者彊無勢者弱天下有天下之勢一國有一國之勢一城有一城之勢諸葛孔明不鎮漢中而崎嶇於梁蜀之郊不善法高祖也劉裕置東秦州而負西北之望不善鑿項羽也天下之事既得此勢則因其民用其財役其兵取其將要皆有推赤心置人腹中之術貪則失其財怯則棄

其民私則離其兵閭則敗其將是知勢之所在莫若一  
其歸重之地唐之藩鎮議者謂之授人以太阿之柄愚  
謂不然勝者所用敗者之暴使今而能復唐藩鎮之勢  
則分地而守得寸則付之寸得尺則付之尺將賴其守  
以成吾之事而何疑之有昔者漢高祖之語張良也曰  
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誰可與其功者大哉此言不曰捐  
關以東付之而曰棄之此其視剋印不授者成敗相去  
豈特目睫之間乎愚嘗謂唐人之法如宣歙池之為觀

察岳鄂之為節度小者或不過三四州而自用其民率  
有以自固今江淮用武之近者權望俱輕若稍倣唐藩  
鎮之勢而無盡制其權使之有以自用其兵民則他日  
之能復中原視其有功者以高祖之為心可也今江淮  
之州相去或七百里而僻小如蘄黃者緩急無以為固  
必其有事而後大將出於其郊則民心固已驚危矣如  
欲合四者之勢以強天下其可不慮此乎

... ..

... ..

...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十

宋 李石 撰

書

上宰相書

某聞之天下之勢藏於天下之風俗而風俗之變成於士大夫之好尚勢有不可以偽為而風俗不可以驟革聖人非難乎革也以為首之之難也蓋天下事物之理惟其不能以相一則必舉其不一者而求於至神至密



之地以激成不變之勢夫勢之所激是果何以致此太平之世明聖垂衣拱手於上而宰相率百執事於其下習於寬緩和易之域以期天下之無擾心意之所積口語之所宣將以是納一世於君子長者而後已此其用意豈不甚善然天下之所樂與夫一世之所安則必將有不慮之變藏於其間而勢遂已成天下之人惟見乎勢之宜為此也則求其故而不能得獨不思向者之所樂與今日之所安皆習久而玩熟放弛而不力則稔成

必然之勢也固宜君子處此惟其素所抱負求以振起  
天下之勢則將有不言而風行不動而雷聲者靡然變  
其前日之故以使之一新而又慮所樂所安之既熟蓋  
樂至於過而安至於弛則誰與任事而循名責實至於  
使之感額不寧則又非盛世道德密庸之意恭惟真宰  
造化天藏而神運則今日之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以  
自革於偷懦苟且之俗石雖不肖何敢議及此然重惟  
今日之治天下士大夫宜各竭精殫慮曰小曰大隨所

處以自力於事功之急顧徂於所樂所安之習而視景  
偷日一切相戒以無為多事則吾君吾相未必肯許其  
如此而無害也蓋聖人之於天下也非習俗風氣為憂  
在乎紀綱法度之不立紀綱法度之在天下其所寓甚  
微而毫髮不戒則勢之所以養成者多有不虞之悔異  
時熙豐之盛以極於宣政之大過執事惟不知紀綱法  
度之所在而一切從事於虛文以侈天下之耳目勢既  
稔成而風俗如平川大波放潰發洩求其所以至此而

不能得相激相作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恭惟中興以來三十餘年矣生聚教訓忠厚之澤所以浸漑天下之肌肉者不為不至石之私憂過計獨不及於天下之勢而以原於風俗者何也蓋昔漢文之世在位者皆以長者得名而天下無事亦有可憂之勢賈誼故獨喻以措火積薪火未然而謂之安誼之通達國體必有見於此矣夫以文帝之寬厚而大臣皆以長者自處誰肯與天子任其嚴以存天下之法蓋長者似仁而長者流於鄉愿

不可不畏也今日天下之風俗所以作成天下之勢似不可忽也通其變使民不倦或者士大夫今有倦者矣齊威王所以賞罰阿即墨者雖非盛世忠厚之比而於今日天下之勢似當如此而後興起也石孤遠小官議輒及此不任死罪然一官晼晚垂垂五十饑寒凍餒之恤所不宜言而出其言則似非苟然也天下之事思之於山澤而或明於市朝石尚有敢言者執事其察之

上蔣丞相書

憂大忽小急先緩後人之常情明者見之則其小者在  
所憂緩者所當先也石到沈黎有可言者事皆沿邊利  
害他日有識者來此則曰李石嘗用此州不略出一言  
為此州久遠慮是仰負朝廷與相公委寄之意竊見沈  
黎為州空城仰食邛雅鹽米日計一日官吏軍民僅能  
支撐城雉不葺器械不修糧無一月之儲為可憂至於  
禁軍弓手可以團結入教閱者三四百人此又可憂也  
渡大渡河即有土丁二三千家習險阻之地形知蠻人

之動息力足以抗變而敵之此外黎為州蓋搖搖也蕃  
蠻日有四五百人在城市每每市馬則相與傲睨知州  
廳事前守倅率買馬官坐廳事與互市左右編欄不過  
持梃嚴衛而已城堞甲仗兵籍倉猝可倚仗乎所賴者  
土丁陰制之於後而已石用此大段優恤土丁不他役  
以擾其家無追胥以廢其時土丁戶下稅米每斛舊理  
一十三貫估石與每斛減五貫其對折之錢以吏人之  
未請兵籍之詭名酒務糟水錢之羨湊合對減刻板列



之廳事以示久遠申諸司照會此寬土丁之一說也至  
其他城堞甲仗兵籍提刑鈐轄日檄本州增葺顧窮邊  
塞壘何力可辦欲從朝廷依前太守馮某所乞支降度  
牒二千來道為三事之費在相公介意即辦矣又兩蠻  
王甚向化其諸蠻如虛恨一族間有不測往來嘉黎兩  
州作過抄掠小路都王伺察來報意亦甚勤求有答其  
意本州何敢創例亦欲朝廷略有賞賚如衣服官封爵  
虛名之類此事亦與申朝廷看如何照見便民五事此

間民事絕少有三二要節關沿邊大體若蒙廟堂略賜  
主張豈惟一州受賜折衝壓難威德所被豈曰小補之  
哉不宣

答鄭運使書論蜀中事體

置中伏辱報答寵賜和篇方此申詠佩歎於作者不已  
專人又被誨劄副以乘尊且承巡問還臺風雪良苦台  
候勝健欣慰欣慰榮經一事特荷鑄警非照愛不及此  
但石所言豈為一夫曲直利害計邊面郡體要當如是

不然太守遠不過二年近則朝來暮去特未可知何苦  
去其循習之易而求改作之難此可以理曉也數年前  
朝廷議行分隸偶有鄉官者在東郡求差遣謁執事謬  
沮之今此又鼓率計會不知天子之士天子之民在彼  
在此於渠何有割與不割皆不免移榮經之食飽黎之  
民移地不移民曷為此懷土紛紛耶矧以割隸縣邑古  
今有之吾蜀懷安石泉皆自國家割傍州為控扼之會  
取一時增損耳黎本三縣廢二雅管下五邑榮經便黎

而於雅為贅黎受六詔諸族蕃蠻之敵雅特蕃人碣門  
一族蕃人往來互市仰食所求悉出於黎乃以無所統  
攝之邑責之辦事如所轄輸賦不特馬路不脩雖迫於  
上司行移誰肯為動心哉此特其細耳邇來兵馬日急  
蕃蠻日驕萬一有如唐人西戎尚可南蠻殘我之說黎  
雅二州之守肉可食乎五七年前虛恨籠蓬之禍可鑒  
也黎因山為城如斗進則薄大渡河退則阻九折若不  
少展脚當有事時為棄城拱手就縛可矣石自到官面

調而心折之諸族頗知畏愛適以邛部都王蒙備死馬  
路幾絕殊費招來其讎曰保賽蠻都王欲來市因言曰  
邛部我讎也向殺我人欠我骨債為其所阻與漢絕十  
二年不通特來理會公事而邛部亦怙衆以拒其路保  
賽者與蕃姻婭介恃以逞蕃嫉邛部邛部畏蕃之反也  
因說與朝廷接待諸族恩意惟一宜體悉世世與漢互  
市不必因是相為猜間今此就城下打話椎牛為盟可  
保無虞也然自今視之蜀之多事民心搖搖孰與無事

時微隙小罅自當長慮却顧何忍憤憤於道塗聾盲之夫言行則事立言不行則事不立昔人所共患石則非所患也度朝廷未必從誠如台諭但兩收宣樞書云諸司有異議尚當不一言之制帥亦云頃問張憲亦以為然終不知諸司果何所去取誠如沮者之說是石以一言之輕與雅人為聚訟可笑黎衣食印鹽雅粟唐以來有之非創行也印鹽理納錢今則正色又復減半而州自請一如焉然兵之一衣折黑鹽七升雅粟八斗之

數計逐月支遣外尚闕兩月則州自那兌此外應副諸  
司窠名不缺然軍民久困且弊只可吝用省費既已寬  
土丁米估之半又勸上戶和糴賑濟不唯備此艱歲而  
軍食比常年可寬兩月借兌且以義倉一事雅之士孤  
寒關節兜攬攜斛而輸每斛九斗五升如義倉鼠雀之  
耗將安所取黎受兩州支移之弊類此此外民夷帖帖  
盜賊日衰獄圜日清皆威令所及不即敗曠幸也第以  
私計瓦裂災患頻併已露懇丐求便親養雖八改月於



此不敢以私廢公麓糲度日僅如一僧襤被待去矣一  
二事稍似疚心若不布之左右是負屈沈寃於九折風  
雪中果何以自白於幽冥蒼蒼也言之忉怛春寒伏乞  
以道素倍保台重酒力甚健可以驅黎之風伯此去有  
燒春更得數酌以洗邊瘴如何不宣

答趙道源秀才為僧書

趙君足下昨袖詩見訪對坐客讀詩知欲祝髮為浮屠  
事垂成欲謀於僕謂僕有學校一日之知故不遠三舍

地以來僕可無詞乎甚矣足下之未喻也伐國不問仁人斯言何為至於僕哉僕為人師以行道解蔽為業在成都時足下所聞僕教諸生以何等言語乃欲相望以此乎僕固未嘗絕浮屠氏而不知有其說也特以朝儒而暮釋絕先世之祀信汗漫不根之說以流為苟且幸免之民如足下者僕所深諱也雖釋迦氏復生亦將絕足下而不友况僕乎足下家不至饑寒有田舍作業父母止一子傳世教之為儒亦駸駸乎成矣不幸父母死

便欲裂冠而髡毀服左衽以敗父母所遺之髮膚廢趙氏之後為餒鬼可乎足下無乃喪心失志而錯謬至此乎僕觀足下舉止語言不至是也父母死隻身不堪人類中多有之所貴人子者以能竭力負薪任父母之責為孝乃欲宅心事外自適其死以去將遂作佛度世乎將逐逐而羣碌碌而游與庸者曹居族處如今之僧也足下年方二十餘誠能自悔以卒儒業娶妻有子以無廢趙氏然後徐議之未晚也退之之於賈島魯直之於

俞清老皆返釋為儒者畢豫承議棄祠牒再長髮入學  
與僕為同舍友涇已具祠牒欲去僕留之學校三年今  
登第方娶此近事足下知之不待僕言數日前吾友王  
迴有書云成都朋友多勸止至力爭不能回足下之意  
乃翻然以來見僕足下非尋常間謬人何可不徐徐思  
之

### 論養生書

辱書并十詩詞勤而禮厚誠專而意達斥逐西歸思見

朋舊得此如面也僕牛角從鄉曲之師與士子游處至  
百十不少其能自託於道義使人惛惛於心不忘如足  
下者纔一二輩耳喜慰蒙教以養生之說且欲有所資  
問於僕僕則不然也僕儒不知道者於易性命有得知  
中庸大學誠明止靜蓋出入呼吸間服其言而躬踐之  
也自少孱病而貧藥食不足自給而氣血筋骨欲有所  
用誠得不天橫自殘於一支不舉一脈不伸為全人以  
不辱為人子不虛生一世足矣此僕所以聞道之始也

家苦貧甫冠逐食諸所至得一榻每每幽深窮寂少年  
所願樂初不能無思思不即得隨即灰冷不復燼於念  
慮也始而學學而習習而熟熟則入入則久此僕所以  
得道之堅也身多作客家居日少自丁先人憂出居廬  
既除喪不忍復寢內近二十年安然如一日體中寒暑  
小不佳不臥不呼醫靜以遣之大者一二日愈小者隨  
即愈官太學三年東南海瘴毒厲蒸濕薄人膚肉不過  
閉目靜坐或小不安為之一二日不食亦即愈性嗜書

於雜交悠悠者一絕去不省用是得擯斥於朝買舟西  
泝風濤萬里幸此生還拜母顧兒女相拊存不復出州  
府且漸漸收魂魄入書卷中不知其為得喪榮辱之有  
二於我也此僕所以信道之誠也來書所謂水火坎離  
龍虎僕都不曉不知足下從何人說僕無乃誤足下之  
聽聞乎愧恐愧恐所須辰砂僕於草木尚不嗜食况金  
石乎在東南日遇一道人說話在關市中以手指曾  
出一藥贈僕索筆題云二月一日歸去半塗見我僕得



之置香奩中蓋去年之春也今年春偶發奩視之適二月一日僕之舟已在江峽間方悟西歸之兆已前知於道人矣細看其藥則丹砂也僕尚不敢服亦足以見僕之勇於道學而審於從人如此餉果子荷遠意空書為報勿罪

答遂寧傅燮秀才書

伏承傳訪三百里而遠意則勤矣袖出長書誓舉業以見其學意則厚矣僕得非所宜姑就所欲言者略陳之

文章先立機杼機杼不立而欲組織成文章亦良難矣  
五行出於天者為天時施之於人者為人事孔氏疏子  
思之說甚詳禹之彝倫箕子大法其實一也費秦二誓  
孔子已自見大槩恐不專主兵法晁錯舍聖人之術欲  
教太子以術數聖人之道皇極之道王道也安有術哉  
戰國以術亂秦以術亡晁錯者猶術士之遺類卒以誤  
國殺身此等題目不必作吾友不過失解後熱中憤憤  
歸咎有司以其所業之工求速化倚僕一語為重過矣

欲學古文讀先秦古書與韓柳文取科第看應舉時文  
一唯吾友自擇貧寒歲久無一物以塞行橐所業卷復  
歸納衰病無由面別道遠力學自愛

答胡龍學干紀瑞雪書

伏辱惠示長牋至數百縱筆誠悃流出不倦教以所不  
及望以所不能教以所不及幸也望以所不能於石則  
何敢執事之文自然之文也而以下教俾追學之是猶  
策跛希駿而以小支小川擬放於溟渤之大不敏者尚

有意焉若謂有所撰述而以之望石則必吁喘僵蹶濫  
吹門牆間所未敢也況乎所書比希世絕塵之事他人  
選悞所不為執事為之循默脂澤所不言執事言之人  
主所知天下所知書之國史著之令甲况施之蜀人有  
以格天瑞世駭心悅目者吾民欣欣如解縛弛擔不自  
意其生死肉骨以食息此稔歲也甚惠甚惠且石自以  
為文者有歲矣夔角篤好皆根本六經中來詩書求其  
聲氣禮樂求其制度春秋求其嚴易求其深如先秦古

書聱牙有不能句者精微乎衆妙會融乎一理者往往  
得之人或以古文期之由此也加之師承血脈出前輩  
大老無疑極以心所自得如頃者唐文若張震劉儀鳳  
趙達劉望之相與指摘一瑕一疵不許入紙孫樵所謂  
句句欲活者可見其苦澀艱棘於遣語成篇不易得之  
雖然某官獨欲以是假借而幸教之誠能寬期旬日後  
可耳石自冬至後入室打坐唯不敢廢學所謂學性命  
道學也人誤以謂學神仙其說未必知知之未必是也

伏惟坐進此道寒暑如傳置過目昔孔明治蜀二十罰  
以上身親之日啖飯二升半嗟嗟蜀非無事之國也惟  
尊生自重羊酒醜歲旨味及親矣且謝草草戰灼

回新繁李尉書

專人示書以駢緘為禮甚異敢泯默受此棄流俗乎唐  
盧肇以畫一咨目稟事節度府至其流為累幅已過矣  
陸贄奏議為榜子集取便文之義今變為劄子非臣下  
通用至乃與公文參雜州縣行移有曰官員士人白劄

子者抑又過矣如此細細未免流俗老僕將不得已當致皇恐百拜以答吾友無怪也德秀失解而以難弟居官一家休戚同之不必分彼我如何人一家所積有淺深士人發迹有早晚一門三秀固佳似未可驟致以激貪得之心也向來石先忝第知來猶困布衣老僕寢食必祝至與許修黃壇告天逮兄弟偕仕心願未有知來僅脫選調死矣幸而浩姪以世科踵其後老僕得以少蘇息也甥姪屈指內外二十許更無一上進羞出面顏



老僕招與飲，眊矐而勉。以天定勝，人事在如是而已。繁  
上子真仙風，當無負否。時樣與鬼爭工，吾輩底處立脚。  
後跟勉之惠，及茶紙皆蜀珍紫紗。何用耶？老僕近製深  
衣，用十五升布，極如法。又向與亡兒服，縑一領布衫。冬  
溫夏涼，不忍易之。過眼輕細，殊覺長物耳。圓羣父子赴  
類省德秀云：在衮臣處甚便，其他三日送迎尉司一二  
得力照管之可乎。德秀自奉書餘，惟宦學自愛。

與景浚卿書辯德行堂銘

淳蒙貺書溢紙辯說如奔江放海老氣矍鑠所以教病  
瘁不肖之友甚至感感浚鄉以顏子所得易之德行閔  
子以下不得與則四科德行為二德行矣故不得不辯  
今浚鄉公持所得有淺深石亦得以畢其未盡之說也  
顏子不貳過聖人詳之有素其讀易至復初九不遠復  
無祇悔元吉此亦不貳過之意不待牽而後復敦而厚  
復甚者不至迷而不復此孔子所以感歎顏子也其殆  
庶幾乎以顏氏之子近復之初九也若乃復其見天地

之心則又別一意乃復之全體若喬嶽滄海其一又如  
嶽之一石海之一波顏子售用不盡處在初九一文而  
全體者尚有說在不可便說破文王周公孔子之於象  
象其指一卦一文以稱謂聖賢尚有數處泰之九五帝  
乙以是歸妹明夷六五箕子以是利貞升之六四文王  
以是享岐革彖言湯武明夷言箕子文王皆聖人讀易  
感寓三致其意其於顏子亦猶是矣今便謂其殆庶幾  
一句閔子以下不得與此吾輩尋常游戲設等級疑難

以病餘子不是著脚處也若謂顏閔入道有淺深是具體而微孟子之說盡矣德行一科凡三人如曾子之孝不得列此豈可便謂曾之德行不如閔子德行乎四科特陳蔡患難相從者尤不可以是窘諸子其升堂入室次序自不紊若妄議其間則孔門投牒求試糊名考校又闕然爭前矣來教云德行便是著實處不是鬼神虛無之說此浚卿顧僕厚令得出其臆見多荷多荷石以病廢日遮眼不過數行秋夕燈火青熒窓戶兒曹咿嚶

昨夜半不覺蒙被坐聽萬卷心願猶未填還得盡空老  
我枵腹耶念此浚鄉亦當惻然向冷珍愛

序

西江集序

士之所養關諸盛衰之運方其養之也氣類感召薰沃  
浸漬若有所受於天大小廣狹安於所賦不可強而得  
不可攘而致也雅頌之體博大洪深紆徐豐衍怨而不  
至誹喜而不至溢浩乎其和厚溫恭之氣不可及也至

於國風二南以降過則淫佚流蕩其不及則悲噫憔悴  
分量局促若一日無以自容豈其聲音語言以相絕為  
異哉蓋繫其所養關諸盛衰之運也國家嘉祐熙寧以  
至於元祐名輩金玉之音雖不及見其人其聞而知之  
亦異矣其大者尚何敢議其小者亦自燦然一家蓋其  
所鍾厚矣西江集蒲誠之文也其學雖不盡施而見於  
空言者唯此朴而雅深而明約而通近而理其左右所  
資者想見其人矣唐末司空圖自以其文出皇甫湜推

而上之以及於退之以驗其所傳之自然則圖之文退之之末流但時有後先耳今江西集所載如李才元鮮于子駿文與可皆同時所常往來至東坡父子熟矣後世欲知其文所自與夫一代作成粹美尚考信於斯言

李晉壽詩敘

君子之所恃以為學者至大至剛之氣氣之所蘊不躁不競不欺不隱寬然一褐巽悞如無能雖三尺孺子得以狎而奪之至舉其所不得施於世發於語言文章者



如雷厲山壓此何物使之曰此氣也學而知之其積習  
憂患非驟馳於一朝一夕間也至若少而銳老而衰初  
而狂終而怯如春華秋潦榮枯虛實之不同得失汨其  
中哀樂怵其外此氣之所謂客者彊梁好鬪者足以搏  
而勝之非君子之所養也吾兄晉壽蓋豪於氣者也其  
發為語言文章充然肆毅然立沛然不可禦其所為詩  
特其一耳非世之所謂窮人之詩也孟郊盧仝終身盡  
力於詩其才不足當世之取舍故其憤悱鬱屈輸寫於

詩者蓋窮之實吾晉壽則有不窮者迫之以事而不亂  
怖之以威而不奪所謂剛大之氣浩然盤結曾次蓋學  
道君子也晉壽抱負所學困於場屋老得一官為諸侯  
重客而經濟功名之念慷慨睥睨未嘗一日忘之及再  
被召官朝著不歲許罷逐往來道夔子晉壽初不作世  
俗高下出其所為詩卷相與把酒篤敘族屬說學問累  
日不倦故敘記其所得於晉壽之詩者於詩卷首而還  
其卷晉壽名喬年時為鈐司屬官

何南仲分類杜詩敘

雅道不復作至於子美太白天下無異議退之晚尤知  
敬而仰之唐人多工巧退之以為餘事其有取於李杜  
者雅道之在故也近世楊大年尚西崑體主李義山句  
法往往摘子美之短而陋之曰村夫子語人亦莫或信  
何者子美詩固多變其變者必有說善說詩者固不患  
其變而患其不合於理理苟在焉雖其變無害也詩記  
十五國之風而吾夫子取其不齊者而齊之上而王公

大夫下而庸散僕隸上而性命道德下而淫佚流蕩此  
豈可一說盡之哉吾友南仲取子美之詩句分為十體  
體以類聚庶幾得子美之變者也南仲曷嘗以是為子  
美詩之盡然說詩者可以類起矣僕不敢求其盡試援  
此以從南仲

家譜後序

祖父望子孫者甚厚吾為子孫而自薄其身是薄祖父  
也其可乎吾宗譜系先御史府君始修之一行之善一

藝之長必為之傳而登官籍致饒給者則載其志銘焉  
所以從善勸後其意厚矣迄今二百年子孫益衆富若  
貴者志銘多夸詞處約者家傳亦或缺焉故稽志銘之  
所載求故老之所傳斂華就實自御史立傳之後皆續  
傳焉而志銘之實亦在是矣有不及載者則其後凋落  
無所考訂故不敢強為之辭大抵續傳之作皆本先御  
史崇善勸後之美意而其要則以行義為先而官達次  
之致富饒者又次之欲使族人皆自力於知行並進之

學而汲汲務外之習或稍息聿修厥德毋忝爾所生吾族之人尚其勉之

代家德麟作重修家譜序

家有譜所以別生分類以著不忘非欲相誇以門地也吾宗得姓受氏自洛而歆而睦蔓衍四出至於源同派別有不可考者故先御史府君實自玄英以下定其可知者為譜而先監場府君又續修之今踰百年生齒日繁昭穆失紀者年宿德問之茫然後生晚出將為途人

譜其可不修乎德麟不揣輒因舊譜訪問諸族補其未  
備者而續書之尊卑之序瞭然在目天理未泯或可以  
起其敦睦之良心焉嗟乎今吾為兄弟子姪者多至數  
百人遠或千里外原其所自皆出於一人之身也且以  
吾一身而子若孫或數人數人之愛吾未嘗有異也以  
吾愛子孫之心推之父祖則父祖之愛吾兄弟子姪者  
詎有異乎父祖之心未嘗異而吾蔽有已而越秦其視  
甚者或戕之以自厚則於父祖之心何如也吾族之人



亦嘗有思於此乎故又併著其說於譜後云

自敘

方舟子甫冠筮易得需之夬曰吉哉吾事濟矣需有所待而孚其兆也以夬為決決無疑也以姤為遇遇小人

也需與訟對變

乾下 坎上

需

坎下 乾上

訟

夬與姤對變

乾下

兌上

夬

巽下 乾上

姤

需

訟

夬

與

姤

對變

一多以水為險君子進退取焉陰六六年陽九九年此進退也兌澤巽木舟楫之用膏澤下民如需夬焉可跬

待也於是築書臺作方屋為方舟曰方舟子者石隱名也李姓知幾其字也方舟子九歲舉童子幼逮老不一日不讀書病患寒暑不易或稍廢日補之第進士乙科成都戶掾被召官太學循遷博士執政薦其文似黃庭堅而秀潤過之上皇曰朕知之是讀書至夜分者以多士鼓倡從之自試院論罷執政導意欲留官近州答以虎死不臥負琴書徑登舟還蜀太學之士數百扶送爭曰陽城去國矣除成都學官左右生至千二百員諸司

增給學廩西邊二三大將相與義助倅彭州知黎州蕃  
蠻曰是天子學官來乎眼色不可犯再被召官都官權  
仇者每見泚然面顏好言如飴而險穿乘之果再論罷  
知合州又罷知眉州歲餘仍被旨召還以母老懇辭就  
除西漕又論罷家居七年艱貞彌厲會吾兒開喪亡一  
慟曰天乎吾豈私吾子乎開好學能為古文長於楚詞  
訃聞生徒所至慟哭之老夫追縗每每涕淚薰炷無他  
度日作世系手記三卷一百篇者如漢人百兩篇之義

出入六經網羅百氏學以易春秋為本蓋嘗統之曰易者春秋之天春秋者易之人天人合統而皇極立矣至於詩者春秋之世書者春秋之事二禮者春秋之制實則原於一也或問二經之學曰以易而讀春秋則嚴而理以春秋而讀易則潔而通問師曰心又問則曰易則探象數於鈞道先生而出伊川之門人和靖先生尹焞焯之門人范淑自洛陽以經侍和靖入蜀時春秋廢於新學久矣岌岌乎絕業之餘也淑亦有經樞三卷行於

世先是入官太學胥問經業曰易春秋矍然又問答如  
初諸生曰吾負笈十五年今得師矣嗚呼使吾生果窮  
槁死田畝亦復不恨俾尚有立於世宋魑魯倉今猶古  
也天乎人乎後之君子吾有藉口者乃為詩曰惟吾之  
學世先大夫大夫之隱遽於詩書手抄經說如哺小雛  
雛飽而嬉趨師於隅其長維舟舟衆羽翼誰弟誰兄雁  
行其習次參軍君孝弟以質次郵茲君有文甚力小者  
谷弟穉鳴疑疑惟郵茲君其學多通大夫曰汝維舟睦

從先秦古文述其服膺不蹈陳言惟經是承扣牛永歌  
豈不律呂流為狎說嘔噦糞土人兄我師十九踵武有  
誤孔艱以文覓舉雕冰釵雪有損無補舟顧曰巢歆向  
同異春秋一經父父子子向出公穀歆出左氏同為尊  
經異不殊軌人廢我興睽車載鬼衆目何疑從其師傅  
舟誦所聞元祐諸公歐陽盟寒蘇黃晁張一齊衆楚捨  
我誰憑孔孟以降不顏則韓聖訓可稽攻乎異端喋喋  
岷岷忍揮我門小舟一兒自善一家愛汝助予易與春

秋傲予以馳派別江西有徒執經斤斤其儀小舟不幸  
天死莫追雲巢小舟道不喪時衆子及孫潘其開闕籛  
書未貧詔我後人

自贊 附

老君諸孫西佛東丘神巫好看莫錯眼漲天之波一方

舟

黑風鼓海白波漲天鯨乎舟乎六爻鐵編日高睡眠幸

此堯舜之年



氣以守神心以運目默以掩口或作緘靜以止足不竿而  
漁不繩而收自放於無涯之津如不繫之舟人或謂之  
曰僕



